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四

臣 永瑢 恭 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 臣周 鉉

騰錄監生 臣李致祥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四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八哀詩

并序寶應廣德至大歷初所作

補注

鶴曰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云泗水巴東峽嚴武詩云張望龍驤瑩武以永

泰元年夏薨而旆出江漢舟轉荆衛已是數月今復葬罷而悵望其塋則二詩在夔州作無疑如李雖詩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誦六公篇憂來豁蒙眊則是史朝義未死之前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元年之前摠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蓋自寶應廣德至大歷初有此作故

云前後存沒遂不詮次梁懷道編
在大歷二年特自其成而云耳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

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洙曰王仲宣張景陽
皆作七哀詩黃鳥哀

三良亦
其義也

贈司空王公思禮

彦輔曰按思禮傳加守司空上元
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端本曰謂修整其儀矩

追隨燕薊兒穎

銳

洙曰一物不隔

物不隔

洙曰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

哥舒翰對為押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洙曰及翰為

思禮為翰押衙無流沙磧言補注鶴曰流沙磧自是兩

其輕視夷狄不以為意也

入于流沙楚辭招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

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

西州有磧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開元二十八年八

月山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敗突騎施于賀邏餘見送

注遠詩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敏功曰充斥短小精悍

姿此然強寇敵定功曰前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也趙曰按史加思禮金城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

思禮赴軍玄宗曰吐蕃有虜唯倚思禮且觀玄宗之言

則思禮在金城時補注希曰史記郭解貫穿百萬衆出

能敵吐蕃可知矣

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

蘇曰辛倚破匈奴常懸蕃將首於鞍前齊太祖見而賞愛倚能

騎射尤妙文墨

甲外控鳴鐃

夢符曰右按前漢書胃頓作鳴鐃習勒其騎射應劭曰髡箭也洗

劔青海水

孫曰青海在山東

刻銘天山石

洙曰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在行間除右金

吾街將軍充關西兵馬使趙曰皆戰勝而深入也班固為寶憲刻銘燕然山敏功曰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

天補注

希曰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屏迹不敢近

青海事見通鑑又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析羅漫山亦名天山又西州有天山軍自州西南有南屏安昌兩城百

二十里至天山又有天山縣

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

夢符曰右按唐會要景龍

四年贊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

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思禮事哥舒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其

討九飛兔不近駕晁曰馬名飛兔善走躍驚鳥資遠擊復能飛其駿快可知矣

趙曰飛兔古之神馬山海經曰鷲鳥之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修可曰漢藝文

志云兵家者流凡百八十二家也晉杜預雖為將軍而有左傳癖宵襟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洙曰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俱見禮樂器師曰自短小精悍姿至此句皆美思禮之辭

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饒曰辟易退却奔走之貌偏裨無所施元

帥見手格洙曰祿山之反也思禮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誅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

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翰遂被禽元帥翰也萬乘天子也辟易播遷也太子入朔方至

尊狩梁益胡馬纏伊落中原氣甚逆

蘇曰蒙將軍一日謂扶蘇曰今天色

黠淡回視中原其氣甚逆吾慮者恐不測之禍在其中後果如其言

肅宗登寶位塞望勢

敦迫

洙曰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太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復乃即位以從人望思禮奔行

在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

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釋

洙曰思禮至行在上責其不堅守坐纛下將斬之會房瑄

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釋之翠

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

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之姜苙卷飛雪言其時在

冬周禮曰熊虎為旗所謂亘阡陌言兵旗之多也舊注引如虎如貌却是言兵旅非是

屯兵鳳凰

山帳殿涇渭關

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趙曰庾肩吾詩回川入帳殿鳳凰山

鳳翔山名涇渭則在平涼乃渭州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

洙曰思禮既釋尋副

房瑄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以控賊及廣平王叔復思禮入清

宮補注

鶴曰玄宗出奔夜將半至金城縣金城即京兆府之興平玄宗在興平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

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散卒以俟東討事見通鑑然蘭州亦有金城縣又有金

城關正屬隴右道節度治鄯州金城雖在蘭州而去鄯為近詩云詔鎮雄所搃蓋為此不以京兆京城而言也

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瀝

師曰和爽之氣如春風然

巷有從公歌野

多青青麥

洙曰言賊不敢犯境土也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洙曰郭子

儀叔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元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尹

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補注希曰前此積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司空石軍麥熟吐

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

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麥尤盛舊注失之又蕭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二載而領太原在乾元

二年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趙曰在我之祿位則恐其窄又以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窳窳是窳窳之事永繫

美其謀忠美其謀忠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窳窳是窳窳之事永繫

五湖舟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悲甚田橫客洙曰田橫死

死者五人言思禮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賓客尤甚於橫也

傳豈述廉藺績

洙曰言思禮撫御積蓄之才在汾晉之間者與雲水無晦也廉頗藺相如古之

名將言有武功必責之文德也

不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洙曰鄧景山曹州人

亦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之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衆感怒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補注鶴曰舊史云王思禮上元二年四月堯管殺景山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及至未幾以受馬被殺亦在上元二年公因景山亦尹太原而不若思禮有統御積蓄之才故於詩尾言之亦以願思禮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矣今止云

司徒則據為司徒以前事而稱其官耳按史云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持節河東節度副使晉陽則河東之太原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

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洙曰賊將史思明等四偽帥來攻城光弼麾下眾不

滿萬皆烏合之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急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級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二宮泣西郊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九廟起顏壓洙

見前篇及夫哭廟後注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

焚乾坤獵補注

鶴曰通鑑云史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李光弼以思明

終當叛亂明年乾元元年果分軍為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趨魏故云偽臣妾唐志碣石出在平州石城縣又獠州懷戎縣有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

洙曰

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乾元二年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若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甚熾光弼遂徵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潭西大破逆黨趙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獻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謂定功曰光弼以功封臨淮王非謂非劉氏不王也小敵怯謂北邱之也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洙曰光弼以臨淮王鎮敗也帝表云幅員暫寧千里安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六

死淚終映睫

修可曰按唐史北邙之敗魚朝恩蓋其策謬深忌光弼功高而程元振尤嫉之及來

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遷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

就光弼以久須詔不至二年疾篤薨大屋去高棟洙曰高棟大屋所恃而安喻光弼朝廷之所倚

賴長城掃遺堞洙曰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掃遺堞也平生白羽扇洙曰

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言人之而所用之物存爾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

惻愴槐里接洙曰命京兆尹第五倫監護喪事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前漢槐

里屬右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

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今補注希曰潘岳關中記三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輔舊治長安城中長

吏各在其縣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則槐里屬扶風甚明

三軍晦光彩

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洙曰言平生功名書在史冊也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趙曰南紀楚之分公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

英魂今阻而不能故云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

洙曰時未至大治而光弼亡如

濟江而失舟也

疲繭竟何人

鄭曰繭乃結切疲也

洒涕巴東峽

趙曰巴東峽指言夔

州舊注指為荆州非是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

洙曰以其得山岳之孕精也趙曰武挺之子華州華陰

人爾雅曰華為西岳右補注希曰金天亦精西而言如
有帝王之號曰金天氏與氣金天豁是也豈為古

有金天氏寰宇記亦云嚴挺之華州人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然大

賢後復見秀骨清洙曰本傳武神氣雋爽開口取將相

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洙曰一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

父任嫉邪常力爭趙曰言武初離蔭補其後自致身累

之職而嘗力爭乃武之能矣漢儀尚整肅洙曰時武胡騎忽縱橫飛

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河隴

來武必詢問補注希曰高帝紀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急

公卿為誰補注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古之驛

古者以車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飛傳其一乘傳敷司馬相如論蜀檄建節往馳四乘之傳又文紀除關無用

傳注張晏曰傳信也
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

蕭關城洙曰河隴劔閣蕭關城事新舊二史皆不載鄭曰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治蕭關縣按其地即

漢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補注鶴曰唐志大中龍朔中故於白草軍城置蕭關

關置武州按九域志鎮戎軍乃原州平高縣地有蕭關古城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即此地也西北與靈

州為鄰蓋武赴洙曰度信哀江南非無北靈武行在故云寂寞雲臺仗洙曰度信哀江南非無北

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補注希曰霍光

旁午而今云江山少使者可知其時壯士血相視忠臣

氣不平密論貞觀體

洙曰貞觀太宗撥亂反正時

揮發岐陽征

洙曰時肅

宗理兵

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

定功曰史云至德初武赴肅宗行在房瑄

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再

洙曰沈休文碑牛酒日至

壺漿塞陌西郊謂文王也牛酒謂擊牛醢酒享士也

原廟丹青明

洙曰叔孫通請立原廟注原重

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也

匡汲俄寵辱

洙曰匡衡汲黯趙曰以武之諫諍如匡汲也既拜京兆尹

笑而坐房瑄事貶已州此則寵之所辱也

衛霍竟哀榮

趙曰武為東川及劔南節度則遷謫之中

雖可哀而亦榮也

補注

希曰北史王洛兒傳論生受恩遇沒居哀榮

四登會府地三

掌華陽兵

趙曰武為京兆少尹父為京兆尹為成都尹劔南節度又復節度劔南此為四登會府書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

京兆空柳色

洙曰色亦云市張敬為京兆尹走馬

章臺街唐詩有章臺柳是也

尚書無履聲

洙曰前漢哀帝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羣鳥自朝夕

洙曰漢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

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疏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者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是其徵也

白馬休橫行

趙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諸

葛蜀人愛

洙曰陳壽言蜀人愛亮雖甘棠之詠名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

文翁儒

化成

洙曰文翁之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吏以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

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洙曰雪山西山也言輕重在公

而不記室得何遜

洙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曰與遊宴又為廣陵王記

室復隨府

韜鈴延子荆

洙曰晉孫楚字子荆恭石苞驃騎軍事

四郊失壁

壘

洙曰失壁壘言無屯戍也此美武能鎮靜也

虛館開逢迎

洙曰開閣以禮士也

堂上

指圖畫軍中吹玉笙

師曰言公鎮靜蜀中惟以宴樂圖畫與眾共樂無寇盜之憂也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趙曰

上句雖成都有醇酒國難不敢盛為宴飲也下意待犬句言車騎之出非專為閒遊終以問俗為事也

戎滅人藏紅粟盈

趙曰犬戎指吐蕃也武再節度劍南日破吐蕃七萬眾于當狗城然其意

終待盡滅而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

以茲報主願庶或

洙曰一

裨世程

炯炯一心在

洙曰炯炯明貌

沉沉二豎嬰

洙曰晉侯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肩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不可為也

在肯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顏回竟短折

洙曰顏回年三十二蚤死武終時年四十賈誼徒忠貞

師曰公之意在於報主不幸疾化故比之回誼而殂也飛旄出江漢

趙曰武卒於孤舟轉荆衡地虛橫馬融笛

蘇曰後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能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郡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

年暫聞悲甚而樂之作長笛賦悵望龍驤塋

田曰武言拜王濬為龍鎮將軍至太康六年卒葬空餘老賓客

次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

身上媿簪纓

洙曰武在蜀補注疑行貧交行赤霄行為

武而作可乎空餘老賓容身上媿簪纓之句無怨恨之意也不為此其哭嚴僕射歸櫬云一云三峽暮遺後見

君情又可知矣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鄭曰璉補注天寶九載卒資辛切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

洙曰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

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諡曰讓
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

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璉也
洙曰書生相太宗曰龍鳳之色映塞外春
師曰謂貌和雅也
徃

姿天日之表又有虬髯也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

師曰
玄宗

以璉父璩位于已故眷遇之恩
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

愛其謹潔極

洙曰新史
採此語

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

洙曰

江都王力
格猛獸

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

洙曰
三禮

圖全羽為旒析羽為旌所謂注旒於
竿首也詩駢駢征夫注衆多之貌

詔王來射鴈拜命

已挺身箭出飛鞚內

洙曰言王從帝獵苑
中帝詔王射鴈也

上又回翠麟

洙曰又
一作入翻然紫塞翻

修可曰崔豹古今注曰秦所
築長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下拂

明月輪

趙曰言鴈下而拂弓也
皆言王射獵之精絕

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

新洙曰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胡人手搏

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天子之笑也夢符曰

右按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王女投壺設有王每中一物

不入者天為之嗞嗞注嗞嗞開口而笑也

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趙曰言王雖隨

獵也諫獵書暗以竟無銜駮虞洙曰相如書曰且夫清

司馬相如此之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

時有銜駮之變駮音掘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洙

以其諫獵而罷故官免供給之費而匪唯帝老大皆是

物亦得所趨曰非特止獵且不漁也

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洙曰璉歷太僕卿賀

之交天寶初終又加特進楚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

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矣

道大容無能永懷

侍芳茵

洙曰言已無能而惟王之

好學尚貞烈義形必

霑巾

洙曰義形於色

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沂

趙曰

言自別之後沉落於蜀欲墓久狐兔隣

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

墳皆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宛彼漢中郡

洙曰王弟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天寶十五

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

文雅見天倫補注

鶴曰璉以天寶九年卒而此詩作於

永泰大歷間故曰墓久狐兔隣公廣德元年又與漢中王瑀會于梓州故章梓州水亭詩有近屬淮南至之句

今因懷感而及其天倫故有此句而何以開我悲泛舟末又云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也

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洙曰書之神帶也語子張書諸紳也
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舊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蘇曰王粲曰小人日覺得志高才日覺陵替夫造物者其

意於賢愚何如哉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

有根抵洙曰唐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貞堪為諫諍官

蘇曰潘安仁文章瑰瑋友人謂潘詞林繁茂根柢衍密不然何妙秀發如斯聲華當健筆灑

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洙曰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中朝衣

冠天下寺觀
多出其手

情窮造物理學貫天人際

洙曰董仲舒言
天人相與之際

干謁走其門

蘇曰羊叔子
非干謁走人門

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

森然起凡例

洙曰杜預左氏傳序發凡以言例邕雖
貶黜在外人亦多齋金帛往求其文也

蕭

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

趙曰墳墓之路幽昏而得邕之
文如寶珠之洞徹以照之所以

為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

洙曰雲一作空慶符曰右
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

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華言廟也仙傳拾遺

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六首趙曰浩劫無窮之劫也
度人經曰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也
龍宮之塔廟得邕之文巨應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

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

趙曰俎豆事言作修學校記
文宣王廟記之屬也去思計

言使者太守縣令替屬眄睐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

當時豈獨勸後世

洙曰自蕭蕭白楊路至此皆邕所造碑事也

豐屋珊瑚鈎

騏驎織成罰紫駟隨劍几

洙曰高紀賈人母得衣罰師古曰罰織毛若今髡及髡能

之類鄭曰說文曰西湖毳布也

義取無虛歲

趙曰豐屋大屋也珊瑚鈎屋中之簾鈎織成罰則罰

上所織者麒麟也既以紫駟馬而又隨之以寶劍與憑几此數者皆富貴家物不惜以饋邕矣義取無虛歲則以文得財矣新史云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

分宅脫驂間感激還未濟

洙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為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望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邕之急於養士如此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

趙曰

在衆人則歸其能調給在邕之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

唵洙曰邕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獻詞賦甚稱玄宗音後因上許中使臨索其新

文以文章徹天聽故有九臯淚云嗚呼江夏姿趙曰此黃香也漢人語云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竟掩宣尼袂洙曰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補注希曰雖用漢人語亦以邕父善本江

夏人故云曹憲傳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才善相繼傳授者也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洙曰邕有此韋巨源諡議文士推重之面折二張勢洙曰

初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闕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福將不測何為

造次如是邕曰不
顛不狂其名不彰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寃

恨趙曰以邕忠宮闕深疏綴趙曰此言天子深居放逐
正為人所陷

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洙曰邕始以與張柬之善貶雷州
玄宗初又貶崖州後召還為姚宗

所嫉貶柳州又為張說所惡發陳州賊事抵死會赦免
貶欽州邕少有名累被貶逐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

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曰斜
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用也

鵬鳥入寃斷蒼梧帝趙曰言其悲愁如賈誼鵬鳥賦云
庚子日邪鵬集余舍帝舜之狩至

蒼梧而死今策一作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趙曰榮枯
之梧州也

奔走不暇所以無安息幾分漢庭竹
符分給郎守邕累

稅駕之地詩星言風駕幾分漢庭竹
符分給郎守邕累

為刺史故 夙擁文侯簪 洙曰魏文侯擁 終悲洛陽獄事

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瘠 洙曰邕與柳勳馬

温令勳引邕議及休咎事遂誅趙曰天寶初柳勳有罪

下獄邕嘗遺勳馬故吉温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

遺竟杖死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洙曰甫有陪李北

北海郡 也 補注 希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本齊郡天寶元年更名

臨淄然青州亦有臨淄縣此當是言齊州歷下

也 亭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 朝直 論文倒崔蘇 洙曰崔

信明蘇 源明二人皆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 洙曰唐文苑傳

以文章擅世 卒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酌未甘時進麗 洙曰

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 張說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五

曰李嶠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

趙曰指張說也邕素輕與張說相惡公詩言張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邕特一身危脆易於一扼耳爭名

古豈然洙曰魏文帝典論云鍵捷歛不閉趙曰邕於關

歛然不閉所以名禍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

玉山桂洙曰却詵云崑山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師

鯨鯨喻詩有法度師曰坡陀高聚貌鯤鯨喻其雄健坡陀青州血師曰坡陀高聚貌燕沒

汶陽瘞洙曰邕補注鶴曰青州是為北海郡乃邕守其

杖殺之又唐志武德二年以北海營丘下密置濰州又置連永平壽華池汶陽等十三縣六年皆省今云汶陽

者殆指舊縣地而言
邕客塋於此故云瘞
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
宋時國

思例得贈
秘書監
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
趙曰存如綫傷李無後也舊客則公

自傷其流落於外未
能乘扁舟以往也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

公篇
洙曰邕有張桓等五王泊狄相六公詩
憂來豁蒙蔽
趙曰嘆時之多艱當復如邕者

慷慨有所陳說故詠其所作六公詩以解憂也
云桓彥範敬暉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也泊狄相六公

六公篇詠
具載邕傳

故秘書少監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
趙曰源明京兆武功人故直以此名之
徒步客徐充讀書東

岳中十載考墳典

洙曰按新史源明初名預字弱時下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

萊蕪郭忍飢浮雲獻補注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名唐志云本類

淄州武德六年省入博城長安四年以廢羸縣復置九域志淄州有萊蕪舊城淄南去兗四百里而九域志又

云萊蕪東北去兗州三百里疑不能時下然東岳唐在乾封縣亦在兗之東北岳與萊蕪為近蓋自東岳時下

也萊蕪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洙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

自為而已故夜字照蕪薪夢符曰右按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燒柴薪

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尊賓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

洙曰以已勤苦之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洙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文包

舊史善

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采其語用之故云云

灑落辭幽人歸來潛

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

闡

洙曰元明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漢書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

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文章日自負椽

吏亦累踐

趙曰累遷太子論德

晨趨闔闔內足踏宿昔躔

鄭曰古典切

也一麾出守還

洙曰源明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守故名為國子司業也夢符曰右按文

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

趙曰朔風卷則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源明不得扈從而留虜庭每悲恨以遣懷耳八駿事周穆王乘八

駸以平生滿樽酒蘇曰阮速愛詩好飲足不跡公卿大出遊

顧遇問其所欲迷曰平生滿樽酒活計一斷此朋知展張琴翰歎伏曰真傲逸奇士非我輩比也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洙曰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趙曰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其二秋憂憤則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此言源明不汙賊也肅宗復社稷得

無逆順辨洙曰肅宗復兩京權范煜顧其兒趙曰范煜考功郎中知制誥

臨刑醉其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擗煜煜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李

斯憶黃犬洙曰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可得秘書茂松意洙曰源言受偽官之人如范李之顧戀也明後以

祕書少監卒茂松意以不變節於
艱危如松栢不為風霜所奪也
載從祠壇墀前後百

卷文枕藉皆禁臠

趙曰禁臠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

一嚮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趙曰揚雄以賦為童子雕

蟲篆刻然竟為長揚羽獵賦見稱於時溟漲謂其文波瀾浩汗雖溟海之漲其本末比之猶為淺青熒

芙蓉劔犀兕豈獨剗洙曰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劔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

蓉始生於湖王子淵頌巧冶鑄千將之模水斷蛟龍陸剗犀兕反為後輩藜子實苦懷

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蹇鄭曰蹇九輦切取也洙曰漢武帝大興祠齋房生芝

而作歌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勸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進時政得失垂之俟來

者正始徵勸勉

趙曰源明所言可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要懸黃金胡

為投亂贖

修可曰按爾雅贖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獠惡炙較子載贖銘曰爰有獠獸

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趙曰所以美之且危之也乳贖謂乳虎也蓋言安媚則黃

金可惡而切直犯上之怒切結交三十載
雲僕射結權三

十載生死一交情

吾與誰遊衍

洙曰新史亦言源明雅善杜甫鄭虔

滎陽復冥冥

罪罟已橫罟

洙曰上戶孟反下音吠謂鄭虔也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

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趙曰言源明未死間猶及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

矣而源明死後時復屯蹇所以有米萬錢而至凋喪也舊注所引非舊注云是時乘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史思

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防早飢
陳十不可以諫上嘉其直遂罷東幸
補注 鶴曰二注俱非不過

言源明死時適值歲歉而已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
斗米千錢今云長安米萬錢蓋以一斛言之史不言蘇
與鄭死之年以此詩及長安米價論之當是其年蘇鄭
相繼而死故云榮陽復冥冥後詩又云凶問一年俱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
嬰沉痾疾窳余

清漳濱趙曰公言在
雲安不得沂沔以歸
永負萬里餓
庶人挽歌蘇曰徐翔

之姓陵泣曰永負萬里之哀東門相餓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鷓鴣至魯門不識鐘鼓饗
洙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

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鷦鷯也孔子謂臧文仲不智者三而祀鷦鷯一也注鷦鷯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人祀之

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

洙曰孔翠翡翠孔雀也其志在丹霄然終不免樊籠之愁

者以其質之異於眾禽也故鷦鷯賦彼鷦鷯鴻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甯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鷦鷯如孔翠非鍾鼓所能樂之雕籠所能拘之也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

清爽

洙曰文藝傳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

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

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

趙曰鄭虔自著書外又選胡本草七卷故公所言補

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張良遇黃石公為師令公言愧者愧則不敢為度之師長也藥纂西極

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叢何技癢

鄭曰蒼鳥外切叢祖外切

小貌痒以兩切本作癢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

洙曰按新史度集撰當世事著

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遂上書告度私撰國史度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名其書為會粹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度私撰國史是出其上也神農黃石藥纂兵沉皆古書也言度無不貫穿復通游藝星經丹青之類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所以測日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蟲篆言能書丹青又言能

子雲窺未遍

蘇曰劉薦語陳貞曰吾腹中書皆揚子雲窺未遍者

方朔諧太

枉趙曰言鄭度能知荒遠之所在也東方朔每

神翰顧

枉言其所指皆神仙之處故云諧枉猶太迂也

不一體變鍾兼兩

修可曰書苑曰虔善草類呂摠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鍾兼兩鍾

絲鍾會也

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或云兼兩車也漢吳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寫書子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注車

文傳天下口

蘇曰相如片文隻字朝出而暮傳天下古詩云高文滿天

有兩輪故稱

下藉藉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

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

洙曰虔自寫其詩并

畫以獻帝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寡一作宣

嗜酒益疎放

洙曰虔嗜酒疎放故杜甫贈詩云賴

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蘇司業源明也蘇曰陶潛阮籍輩嗜酒疎放逸山野終免其禍當世莫及其高見自全

機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

趙曰言親近於天子今以

言几杖則未嘗暫離之意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洙曰虔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

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

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晚就芸香閣洙曰遷著作郎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魚叅典畧云芸

香辟紙魚蠹故誠書臺稱芸臺胡塵昏垓莽曾曰垓莽廣貌反覆歸聖朝點染

無滌盪趙曰虔值祿山反為受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綬求市令潛以密草達靈武故言無一點所染不

煩澆蕩之意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洙曰祿山反遣張通孺叔百官置東都偽

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綬求攝市令潛以履穿四明雪密草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叅軍

飢拾槿溪椽洙曰四明槿溪皆浙江地名言虔貧困拾而食之定功曰按唐史虔以汚祿山偽

官貶台州司戶四明及楸溪皆屬台補注鶴曰楸溪雖

州孫綽賦云登陸則有四明天台未詳在何郡

而四明山不屬天台唐云明州以境有四明山為名九

域志云其山有四面各產異木不雜又孔晁會稽記曰

四明山高峯軼雲連岫蔽日今云履穿空聞紫芝歌不

其雪亦第言經從其山耳非指在台州

見杏壇丈洙曰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生

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經歌鼓琴奏曲

天長眺東南秋色餘洙曰天台賦始經魁魍之塗

也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

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洙曰鮑明遠詩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此追憶昔時與虔

聚會于闕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解

鞅振紙賦詩把酒酣飲
今詞場踈濶故傷之

詞場竟踈濶平昔濫吹獎

趙曰指言

昔與鄭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
間濶又憶鄭之平昔濫有推獎於已

百年見存沒牢落

吾安放

洙曰一云倣趙曰孔子將死子貢曰奉山其顏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

蕭條阮

咸在出處同世網

洙曰阮咸既照子也任達不拘雖處世不交人事

補注

鶴曰鄭審

當是與玄為兄弟故謂阮咸在如杜位乃公之從弟而云阿咸家是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頭上銀褶笑阿咸審雖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公嘗過其湖亭他日訪有詩又選世網纓我等此詩當是大歷元年作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洙曰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流之句趙曰阮藉與其姓共為竹林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阮咸在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

師曰滄海南紀非也蓋南紀乃分野名廣天

文志云東嶺嶺嶽逵既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張相國曲江人曲江隸韶州正嶺嶽粵之地大抵自

江漢以南皆謂之南補注希曰史記秦莊襄王薨太子

紀非特江漢而已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又高

后病甚延令梁王呂產為相國前漢百官公

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張公相明皇故云金璞無留

廣洙曰張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為曲江

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金玉未成罷曰礦言九

齡成罷早故不留礦也趙曰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礦

以譬張曲江出而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

應不用復退縮也

齡之出也

如仙鶴然
矯然江海思
蘇曰阮熙年來浩
復與雲路永

潔白修整
師曰言其志趣高
速前程亦不淺也
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
洙曰堯生階三尺想

土階有致君堯舜之心也
於箕穎箕山也
穎水也
巢父許由所隱之地
故未遑
上君白

玉堂倚君金華省
洙曰由玉堂金華省言直登清華之地趙曰此言張曲江為校書郎為左

拾遺為左補闕為中書舍
人為集賢院學士是也
補注
希曰玉堂金華皆殿名翼奉疏孝文躬行節儉

其時未央宮無高門武臺
玉堂金華之殿又李尋傳久
汗玉堂之署楊雄傳上玉堂
又鄭寬中張禹朝夕說書

於金華殿中今張公為拾遺
補闕及中書舍人切近於
君皆可謂之玉堂
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

殿書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
而公為學士故云倚君金華省
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

黽師曰碣石山在安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黽然全無忌憚相

國料其有反補注希曰此却非指齊地碣石而言蓋謂意屢請于帝安祿山在河北日自強大唐志河北

名山曰碣石爾雅在水者黽釋曰一名耿黽一名士鴨狀似青蛙而腹大陶注本草云俗名士鴨其鳴甚壯又

云一種小形善鳴喚為鼃比言祿山強恣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黽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謬諫云鼃

黽游乎葦池注喻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洙曰大庭

國也言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也榛梗言不以嫌猜為心也骨驚畏曩哲負人

境洙曰鬢黑髮也變而為白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上句言畏其不遠故前人下句憂

其髮白而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雖蒙換蟬冠右地慙多幸趙曰此乃

史不載漢官儀侍中冠武帝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也下句則以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言在右也已慚恧而多幸何者有林

敢忘二疏歸洙曰

甫之嫉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

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

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痛迫蘇耽井泉以救時疫病者食楫

葉飲泉即愈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邊楫

樹可以代養

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長安尉周子諒為相薦

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補注丞相金章紫綬庾公與不淺洙曰庾亮鎮武昌諸

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

黃霸鎮每靜

洙曰循吏傳黃霸獨用寬和為治推為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

言治民吏以霸為首賓客引調同

洙曰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

諷詠在務屏詩

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

趙曰謂如黃鍾之律也言其詩之和

而可淑氣含公鼎

趙曰謂如大烹之和也言其詩之和

乃知君子

心用才文章境

洙曰九齡善屬文有集二十卷

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

並

趙曰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歛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廣雅云龍無角曰螭師曰公有集二十卷荆人

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螭文也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

巫廬二山其才氣能與二山之氣相倚迫也

擁洙曰謝朓字玄暉少牋誅任昉騁洙曰任昉字彥自
有美名為文綺麗升長於牋誅

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洙曰史記序勅成一千秋滄海

南名繫朱鳥影趙曰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

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趙曰九齡在荊州之久封始

其心不忘君也波濤良史筆蘇曰班孟堅信知一代良蕪絕大

庾嶺洙曰恨賦終蕪絕於異域九齡自荊州請歸拜墓

思九齡先覺安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趙曰

意謂九齡之文如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惜乎蕪絕
隔絕於大庾補注鶴曰無一本作蕪趙注乃爾善本作
嶺之外也無字為是張公之文何嘗蕪絕公意

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度嶺也如先知祿山
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
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史臣在將來洗箱篋亦此
意也南康記云漢兵擊呂嘉衆潰有神將戍是嶺以其
姓庾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按
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相呂嘉殺漢將楊千秋函封漢使
節置塞上即此嶺張
公居於嶺外故云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趙曰此
已衰難以制作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蘇曰謝安石
上請於朝也
趙曰徐孺漢之高士也曲江為之墓碣公之句意謂今
再讀之而猶思理煙艇則以慕徐孺高風而不忘江漢
念之

醉為馬墜諸公搗酒相看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駢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當是在夔州作而梁權道編在大恩

三年按公是年出峽有贈南卿兄灤西岸園詩曰正月喧鶯未茲辰放鷓初則公是年正月已

去夔若是時伏枕則是月
豈能發舟當是二年作

甫也諸侯老賓客

蘇曰卜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恢弘仲尼之道

賢大夫
宜如何

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

蘇曰許褚騎馬過新

豐淚下不止客問其故褚曰憶少年時拔矢
躍馬醉戲于此回首五十年事不覺淚下

散蹄迸落

瞿塘石

禹偁曰瞿唐峽名時
甫在夔故言及此

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

下八千尺粉蝶電轉紫遊韁

洙曰粉蝶城堞也以堊土塗之故曰粉蝶韁馬韁以

紫絲為之故曰紫韁馬
何曰電轉言其疾也

東得平岡出天壁

逢原曰言山立與天齊高

也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凌紫陌

逢原曰鞞謂俯勒其馬也

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

趙曰言雖以我皓首為驚而自謂其

年少時能騎射今亦尚能也

安知決臆追風足

洙曰決臆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

風也趙曰追風太宗十驥之名

朱汗驂驛猶噴玉

趙曰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

驛始散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傳王東遊于黃澤時人語曰黃之澤其馬飲玉

不虞一蹶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

加煩促

趙曰張茂先云煩促每有餘

朋知來問腆我顏

洙曰腆厚也

杖藜

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

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琪曰大管也共指西日不相

貸琪曰言欲暮須痛飲不相假貸喧呼且覆杯中滌何必走馬來為問

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洙曰嵇康注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大曆二年作

余曰邵氏聞見錄云韓退之補注鶴曰巴東蓬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夔州作蓋夔本巴東郡也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然是年正月公夔詩但云邇月求我歌我今

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無分別語意是二年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洙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為文

字自蒼頡之後字體變易如浮雲焉無定體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

趙曰韓退之詩周網陵遲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鏘功勳成告萬世鑿石作鼓懸嵯峨鄭曰陳倉山名在鳳翔寶雞縣

大小二

篆生八分

洙曰周太史籀始創大篆唐蘇載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

漢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正六經于太學石壁天下摹學邕大篆入妙品小篆者秦丞相李斯刪古文復篆及

史籀之書也斯作蒼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改所謂小篆師曰書苑云八分書者秦羽人

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破勢建中初以隸書作楷法字

方八分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病之用甚善之蔡姬別傳曰臣父邕言八分書割程邈隸字法去八法李斯

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蔡希總曰王次仲以
措法局促更引而伸之為八分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

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
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
補注鶴曰鳳翔府寶雞縣
本陳倉縣寰宇記云

石鼓山在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
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秦燔詩書廢古訓而

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唐張懷瓘書斷云
蔡邕八法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縣今華

山所存漢碑凡四華
亭一碑乃昶分書也
秦有李斯漢蔡邕
注見上
中間作

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
洙曰嶧

斯書也為野火所焚人惜其文故以棗木傳刻按史記
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國上鄒嶧山於是刻之于石以

頌秦
補注鶴曰嶧山碑即李斯所書秦詔者也本朝劉
跋以大觀二年春訪於泰山絕頂見其巋然

依叢石間其高不踰四尺厚約二尺有奇石皆殘缺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其十二行是始皇解其十行是二世詔毆陽公云今俗傳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不傳刻爾又云江休複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四面皆石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則在公所謂野火焚者亦聞苦縣和尚骨立定功曰苦縣屬陳國故城聽之誤歟今在亳州趙曰野火焚謂李斯書也尚骨立謂蔡邕書也故於嶧山之碑則傷棗木之失真於苦縣之碑則喜其有骨立也師曰續漢書云桓帝夢見老子令左棺於頽鄉祠之詔陳相邊詔立祠兼刻石即蔡伯喈八分書又靈帝紀光和五年始置鴻都門生注云召能為尺牘工書鳥篆者時南陽人師宜官稱八分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以是考之疑苦縣蔡邕書光和師宜官書也詳觀此歌嶧山之碑謂李斯書也苦縣謂蔡邕書也然苦縣之祠立於桓帝

之延熹而光和乃靈帝年號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乎蓋延熹至光和纔十年之近爾或謂光和為

伯喈所書華山碑苦隸洙曰一貴瘦硬方通神蘇曰

老子朱龜碑未知孰是書作畫曰古將軍筆畫通神助硬妙絕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

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

子成三人洙曰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八分師蔡邕法風流闊媚號伯喈中典

蔡有隣濟陽人官至曹叅軍善八分始况潮小篆逼拙弱至天寶中遂精妙相衛間多其筆跡

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洙曰一金鄭曰

見李斯書曰此蛟龍盤拏肉屈強鄭曰屈九勿切亦作一字直千金滋洙曰言筆跡奇怪

勁屈如蛟龍之盤拏也

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張旭曰

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時善草書言吾見公主擁夫
車路而得其意後又觀公孫氏舞劍罷而得其神飲醉
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濡墨水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人謂之草聖

豈知吾甥不

流宕

鄭曰宕徒浪切過也

丞相中郎丈人行

洙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丈人行尊老之

稱補注

鶴曰此詩云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則潮乃公之甥然爾雅云姑之子為甥舅之

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若帝館甥于貳室則婿亦可謂之甥未知潮之父母為誰丈人行乃本

蘇武傳王注云尊老之稱亦本師古而云耳

巴

洙曰一作江東逢李潮逾月求我

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別蔡十四著作

大厯元年

補注

鶴曰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按公至德二載丁酉在鳳翔至大厯元年丙午為十

春當是其年作詩又云主人薨城府扶襯歸咸秦主人謂郭英又為崔旰所殺蔡訪郭於成都值其死遂扶其襯以歸公與蔡相逢於巴道巴道云者尚未至夔意在雲安益郭以永泰元年閏十月薨而此詩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非峽中冬間事當是大厯元年春嚴武死而公有詩哭其歸襯又有詩預八哀之一今郭英又死公寧作詩以別扶襯而無語以及郭謂少年行赤霄行莫相疑行為武作是也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

洙曰賈誼上書言安知蔡夫時事六可為慟哭

子高義邁等倫

蘇曰朱雲意爭趨邁等倫映絕今古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

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當

云一

多正臣異才復間出

洙曰間出猶間生也

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

已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襯歸咸秦

趙曰史記云士伸於知巴主人

指郭英入於永泰元年為崔旰所殺故言薨

巴道此相逢

洙曰巴道蜀道也相如論蜀文

巴蜀之士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

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

洙曰蜀先主得孔明猶魚

之得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

水也

民洙曰民安於耕桑則至治之世然也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趙曰郭景純遊

仙詩高浪駕蓬萊浮龍倚揚舲洪濤間蘇曰馬藻揚舲

長津亦實道三峽中事揚舲洪濤間蘇曰馬藻揚舲

間洙之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趙曰秦塞

北辰言帝居也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洙曰兵聚而食貧也

玄甲曜日補注鶴曰霍去病傳已云發屬國玄甲軍師

注鐵甲也古曰玄甲謂甲之黑色也是時崔旰反

而柏茂材等並起兵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馮南

討之蜀中大亂故云因言來相繼漢書陳陳相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主

如此則南轅之使可
為其使而附書也

別李義

大曆二年作

彦輔曰公自言杜與李同出於陶唐氏故此詩
言余亦忝諸孫也詩云中外貴賤殊乃與義為
表昆弟非李杜補注鶴曰詩云三峽春夏交江
同出陶唐氏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
此當離樽當是在夔州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
然三年正月出峽不應與義聚集於三峽春夏
之交當是二
年三月末作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及舒國實惟親弟昆

紀曰

高祖二十二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
王智雲皆先堯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

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
故有十七子封王也

中外貴賤殊

師曰義宗姓為內
甫異姓為外故云

賤

余亦忝諸孫

趙曰詳味詩意則李義者道國之裔
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裔也舊注

云公自言杜與李同出
於陶唐氏是何等語

補注

鶴曰彥輔之說是蓋有中
表外表故云自謂忝諸孫

則公之父祖雖是舒國之外
孫而於道國亦可謂之孫也

丈人嗣王業

趙曰丈人指
言李義之父

也嗣王業則繼嗣前王之業也
注云襲封謂之嗣王其說誤矣

之子白玉温

趙曰稱
李義也

謂其温如五也

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

趙曰申言丈人乃道
國之後其能繼其德

業者請從李義
之父言之也

丈人領宗卿

洙曰宗
正卿也

肅穆古制敦

馬曰
肅穆

欽和貌古制敦
謂敦厚宗族也

補注

鶴曰唐宗室世系表道國之後為
宗正卿者有二曰徵曰棟未詳義

之父為誰又道王先朝納諫諍馬曰先朝指太宗也直氣橫乾坤

元慶傳云有九子

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

洙曰曹子建能文漢河間王能明於經術獻禮樂建三雖

教之温克富詩禮補注布曰温一本作爾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

已談論淮湖奔洙曰言談論鋒起若淮湖奔狂不可涯

傾注源流莫可擬此而測掩也憶昔初見時小襦洙曰一繡芳蓀洙曰

芳蓀紫綺為上襦襦袴也趙曰自經術存而下皆言李義襦短衣也賈誼過秦論云寒者利短褐注曰一作短

小襦舊注妄添文選五言詩為七字補注璧珠璣王衣

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鐘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

勾奴服傳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叙傳在於綺襦

袴之間晉灼曰綺之襦水紉之袴也並貴戚子弟之服
觀此則襦不可以為袴又百姓歌康范曰平生無襦今
五袴則襦下於袴也楚辭湘君注蓀
芳草當是繡芳蓀於襦上如繡袷也
長成忽會面慰我

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

離樽莫怪執盃遲我哀涕唾煩

洙曰王仲宣詩孟行遲
解嘲涕唾流珠沫趙曰

舉孟怪我獨執之遲蓋以涕唾煩故也舊注引但
訝孟行遲却是斯主人行孟之遲耳何干此義重問

子何之西上岷江源

洙曰順流為公逆流為沂自
雙入蜀沂流也故曰西上願子

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

洙曰甫
幾不能

脫嚴武之暴又為郭
英人所不容有是句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

風水

曰舟行之所苦風波也趙

豈惟數盃殮猛虎卧在岸

蛟螭出無痕

洙曰言所在皆害人者也此皆譏時

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

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洙曰王子稱季義也困石根言得其地也吞聲言聲

出而復吞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大曆二年作

補注

鶴曰司直大理寺官後魏永安三年高穆奏置司直十人覆理御史檢核事唐制六

人寺有疑獄則叅議之詩云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又云西謁巴中侯當是在夔州作梁權

道編在大曆三年然詩又云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深寓是年正月公出峽未嘗言病意是大曆

二年觀老病山裏之詩與
小園散病諸作可知也

丹雀銜書來

洙曰文王之時赤雀銜書集于周社

暮棲何鄉樹驂騑事天

子辛若在道路

洙曰丹雀異也驂騑駿也言駿異處非其位趙曰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豐

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舊注橫稜所引非是驂騑事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有曰右服驂騑此言高司置

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於文王驂騑之於穆王之於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洙曰

司直華選也而在荒山此所以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姻婭

間既親亦有故洙曰姻婭猶言姻聯也詩瓊姻婭非特親也又有舊故萬里長江

邊邂逅一相遇洙曰邂逅言不期而遇也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

洙曰長卿相如也病渴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清談慰
寘身清瘴瀕趙曰公自言其病與相如公幹同

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蘇曰枚叔見司馬犬子
遠寄詩喜而謂室家曰

不意開卷得此佳句
瑰瑰南金不足貴也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

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蘇曰古詩
熊羆呼林

寒言小人得志
自肆之意也游子慎馳騫西謁巴中侯洙曰閬為巴
中趙曰巴中

侯則封閬州也官艱險
則高君之不憚遠如此艱險如跬步師曰半步曰跬巴
蜀路險難行故云

如跬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洙曰主人
巴中侯也拔為天軍佐

洙曰天軍禁軍也趙
曰必嘗佐禁旅之任崇大王法度師曰主人指巴中侯
玄宗常握之為禁軍

副將持軍整肅故
云崇大王法度

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

趙曰言淮海則必為

楊川等處官南公者南方之老人也

補注希曰漢天志虛危南有

羽林天軍在唐有文武健兒神武天奇亦以此為天軍
即南翁即如項羽傳所謂南公趙注南方之老人者乃

服虔云 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

趙曰建廣厦於官府者也凡官府貴處謂之公

宮左傳構其公宮舊注謂幕府方須才不知此乃迷封
閩州事非指高司直也師曰言天子正再造王室人材

雖多一柱尚未用蓋言房瑁見貶閩州初聞伐松栢猶
訓練征戍之兵故甫託司直以勞問之

卧天一柱

趙曰此言廊廟之具矣非封閩州不足以當之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

天柱我瘦

洙曰一作病 書不成

蘇曰郭贄久疾書不成歌傾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三五

况兒童

搭郎 成字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詩觀末

章則閩州是房瑄也趙
曰故人指封閩州也

遣懷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係舟卧荆巫當是在夔州作詩
又云亂離朋友盡合齒歲月徂吾衰將焉

託存歿再嗚呼蓋此詩言昔與高適李白同遊
吹臺今二公盡去世而公獨在蓋李白以寶應

元年卒而高適今又以永泰元年卒故曰存歿
再嗚呼此當是大歷元年作故曰係舟卧荆巫

昔我遊宋中

鄭曰宋州也禹貢豫州城秦改為梁國惟
漢文帝封子民為梁王於睢陽置宋州

梁孝王都

洙曰宋即古大梁也

名今陳留亞

洙曰陳留屬汴州也

劇則貝魏

俱

洙曰貝魏州名在河西劇大也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

下主客多歡娛

趙曰主則本處人客則浮寄者

補注

鶴曰唐志云宋川本梁郡天寶元年

更名戶十二萬四千有奇舊史云舊領縣七戶一萬一千三百天寶領縣十戶一十二萬四千二百有奇而今稱邑中九萬家何也本朝九域志作於哲宗其時主戶六萬五千四百九十客戶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共亦不過九萬又云孝王有大功景帝為之廣睢陽大治宮室制度法長安自應棟宇之美主客蓋指主戶客戶而言未必分本處與游寄而言也

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

裏報答在斯須

洙曰言多豪傑也文三王傳梁孝王武始立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

因梁懷王揖入朝墮馬死無子國除遂徙王梁後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梁最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秦

山西至高陽趙曰鮑明遠詩憶與高李輩高適李白論交入

酒壚師曰甫昔與適白嘗遊此酒壚埋兩公壯藻思得

我色敷腴洙曰世說王濟仲為尚書令着公服乘軺經

夜阮嗣宗共酣飲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天亡

既亦亡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兩公

李高也言李高得我氣酣登吹一作臺懷古視平蕪

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鄭曰在開封縣南五里

蘇曰新唐本傳云甫與李白高通汴州酒酣登吹臺

慷慨懷古人莫補注希曰唐子西平臺賦序云平臺梁

能測蓋謂此也王劉武作也班史稱平臺唐稱吹

臺世以謝靈運嘗為雪賦則又謂之雪臺舊說在大

梁城東北如淳晉灼云大梁城東二十里今在城東

南蓋漢距今千歲城郭凡幾變則聞見之異宜哉九
域志云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在今沐
州與新史所謂南與李白高適過沐州酒酣登吹臺合
公昔遊詩云昔者高與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
里風雲來蓋懷

芒碭雲一去鴈驚空相呼

洙曰前漢高祖隱於芒碭

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后曰季所居
上常有雲氣故從徃常得季人去乃人亡也不欲指言
之爾人亡鴈驚相呼師曰謂懷古也

先帝正好武

師曰先帝謂玄宗好事邊功也

寰海未

凋枯

洙曰言方盛之時也

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洙曰玄宗之時開拓境土

如安祿山王君冕張守珪王忠嗣輩皆以邊功
為已任故張說獻鬪牛以箴之而上不之改

百萬攻

一城獻捷不云輸

趙曰攻取豈無勝負耶但獻捷而已未嘗言輸而不勝

組練弃

如泥洙曰吳人大破楚軍楚之免者惟尺土負一勝一作百

夫趙曰爭一尺之土以命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洙曰夫為憤則不惜人之命

謂政失其平和矣趙曰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大鑪亂離朋友盡合畚歲

月徂鬼曰合畚吾哀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

獨在天一隅洙曰一云蕭條疾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

區洙曰乘黃駿馬也喻賢者凡馬喻常才蘇曰古補注

鶴曰詩正義云黃駢曰黃謂黃而駢色又唐百官志尚

乘局奉御二人直長十人掌內外閑廐之馬左右六閑

飛乘一曰不復有顏鮑洙曰顏延年鮑明遠常作荊州參軍

作蕪城賦以諷宋臨海王又比高李

二繫舟卧荆巫洙曰荆州巫峽也鄭臨餐吐更食常恐

違撫孤

趙曰蓋恐違戾撫養高李二公之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

君不見簡蘇僕

大厯元年作

補注

鷓曰蘇僕嘗入湖南之幕公既有詩別之又有送蘇僕兵曹適桂州詩云早作諸侯

客則僕在大厯初推頽為甚故此詩以拆桐喻之梁權道編此與後一篇同在大厯三年而別

蘇僕詩乃在元年今以後篇贈蘇僕考當在元年

君不見道邊廢弃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

琴瑟

洙曰蔡邕取費下桐為琴趙曰異苑載吳平在句章州門外忽生一株桐上有謠歌之聲平惑而斫

其後祠自遷立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桐林所以為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為之譬士終有用也舊一斛舊水藏蛟龍洙曰積水成丈夫蓋棺注所引非

事始定

洙曰古詩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蘇曰劉毅曰丈夫兒縱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

事方補注希曰韓詩外傳學君今幸未成老翁趙曰魏定矣補注而不已闔棺乃止

吳質書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

霹靂魍魎兼并狂風蘇曰鮑休清溪賦霹靂破石狂風驚林

贈蘇侯

大歷元年作

補注鶴曰詩云巴蜀倦剽劫幽薊已削平當是大歷元年作劉叔指崔旰之徒為亂是時

河北盡平故也蘇僕自蜀赴湖南公有別蘇僕
赴湖南幕詩乃同時作故此詩亦云君今下荆
楊獨帆如飛鴻梁權道
編在大厯三年恐非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

洙曰古詩為客若轉蓬言如蓬之隨風無所定止也別

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洙曰左傳秦晉圍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注行李使人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

洙曰天子之門九重

乘輿天子所乘輿時京師初復天下漸平也趙曰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而幸陝今稍平定復還長安為九重

重之

補注

鶴曰戎馬衰息非謂復京師天下漸平也且廣德元年復京師之後無歲無吐蕃黨項羌

渾奴刺之禍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京城震恐十月郭子儀

與回紀再定約吐蕃引兵夜過京師解嚴自是戎馬始
少息此詩作於大歷元年故云黃庭經坐在金臺城九

重後以喻天子之門有才有何棲棲將老委所窮趙曰公每自負

矣故不以言才為嫌微生為郎未為賤洙曰僕為宣義郎子美檢校工

部員外郎非以階官也後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

得豁心胃趙曰指言蘇後也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

洙曰崔旰幽薊已削平洙曰祿山所荒徼尚彎弓洙曰

明未平趙曰安史之亂雖補注鶴曰王注既以巴蜀剽

已削平而猶有盜賊也思明未平何不考之甚也廣德元年史朝義已縊死矣

安得思明尚未平巴蜀之亂非一五年之間跋子璋徐

如道崔旰之變相繼而盜賊隨起安得不倦於剽劫真是下愚習以為風也

斯人脫身來豈

非吾道東

洙曰後漢鄭玄學於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乾坤雖寬

大所適裝囊空肉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

蘇曰呂安謂嵇康曰我輩

稍有菜色反為肉食輩所晒徒知其外而不知內也周澤謂諸齋郎曰若年少壯不可欺老翁翁胃中有書萬餘卷若輩未到此田地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

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使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

飢寒再請甘養蒙

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寄薛三郎中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峽中一卧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又云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高

秋却束帶鼓柁視清
是當是大厯二年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

蘇曰丁固人生無賢與愚百

名聚散若風中埃塵
去來不足校輕重

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

白頭役役

洙曰一
云沒沒

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

昔村野人

蘇曰馬融曰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難勝社飲足以自樂我輩區區塵土豈有此况味

其樂難具陳

趙曰一云歡
樂難具陳

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

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

一卧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

蘇鄭

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是也

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

失真

洙曰蘇鄭亦皆嗜酒

子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

所過信席珍

洙曰席珍席上之珍也

上馬不用扶每

洙曰一

扶必

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

洙曰可蓋覆當代也

漢書功業蓋代蘇曰李密蓋代手段不容易施呈也

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

洙曰青草洞庭皆湖名也鄭曰二湖俱在巴陵

東浮滄海澹君山可避暑

洙曰君山

在洞庭湖心

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徃復江漢津我未下

瞿塘空念禹功

洙曰又作禹力

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

趙曰

聞松門峽之美則方喫藥而吐之遽攬衣巾思去鄭曰松門峽巴中地名

高秋却束帶鼓柁

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餘病不能起健者勿

逡巡

趙曰健者薛瑒也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

臣

洙曰行化臣謂承流宣化之大臣也

大覺高僧蘭若

大厯四年作

措曰和尚去冬往湖南若爾者切

補注

鶴曰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當是在湖南作而

梁權道編在大厯二年夔州詩內若在夔州作何以言巫山不見詩又云香爐峯色隱晴湖雖

廬山有香爐峰而衝岳亦有之唐志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

然則蘭若殆小於寺者有高僧傳續高僧傳載僧之德行高者大歷四年作

巫山不見廬山遠

趙曰廬公患遠也

松林蘭若秋風晚

洙曰蘭若寺也

一云蘭蘭草也若杜若也修可曰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曰分律云空靜處薩婆多論云閑靜處智度論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忽務故數說不同其實無諍也注以為蘭草與杜若非也

一老猶鳴日暮鍾諸僧尚乞齋時飯補注

希曰楞嚴經云食辨擊鼓

衆集撞鐘又毗羅三昧經云佛為法惠菩薩說四食時一旦時為天食二午時為法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問三世佛故制日午為法食正時也僧祇律云午時日影過一髮一瞬即非時也又起因世經佛教過中不食為齋

又晉書佛圖澄齊時至流水香爐峯色隱晴湖洙曰香

側從腹旁孔中引臟腑洗之山之勝境也勢如香爐上有飛泉趙曰遠種杏仙家近

法師廬山記曰東南有香爐上孤峯秀起種杏仙家近

白榆洙曰神仙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

乎星辰也古詩曰天上飛錫去年啼邑子洙曰高僧傳

何所有歷歷種白榆齊者定功曰要覽又云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擲

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室中不

得着地必掛於辟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

為掛錫孫綽天台賦云應真飛錫以躡虛趙曰言其去

冬往湖南也注云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補注希曰尹

行於虛空故云飛也邑子同邑之子也補注希曰尹

子定國欲屬獻花何日許門徒洙曰高僧傳僧有成行

託邑子兩人獻花何日許門徒嚴潔天女來獻花趙曰

後分經載釋伽為靜慧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燈佛此
獻花之祖也其在佛僧則謂諸弟子之來從者為門徒
也



補注杜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五

臣 永瑢 恭 校

檢討 臣 何思鈞 覆 勘

總校官 進士 呂 朱 鈐

校對官 助教 臣 周 鏞

謄錄監生 臣 李 致 祥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五

宋黃希原本

黃鶴補注

憶昔行

大曆三年後作

補注

鶴曰詩云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滿
湘柁當是大曆三年出峽後作權道編在

荆南
詩內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加我切沫曰茅君
內傳大天之內有

空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玉屋山之洞國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至于廣雅南楚江相凡船之大者謂之舸

辛勤不見華蓋君良岑青輝慘么麼

亡果切劉良曰小也洙曰葛仙翁傳

崑崙山一曰玄圃臺一曰華蓋仙人所居趙曰公昔遊云昔遊華蓋君深小同宮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

暮升良岑頂巾几猶未却詳考洞詩之意公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死也

千崖無人萬

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

修可曰曹公祭橋玄文有曰車過三步李陵別蘇武詩曰羸馬

顧悲鳴五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

洙曰謝靈運曰

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陸機中心若有違趙曰上句言望華蓋君招之而不來也下言欲為仙賞之遊而事與願

違所以悲泣也宋玉招魂有魂今歸來

弟子誰依白茅

洙曰一作石室廬老獨

啟青銅鎖

鄭曰盧遊見淮南子

巾拂香餘搗藥塵階

洙曰一作前

除灰

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

洙曰十洲記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

曰閼風嶺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正西曰崑崙宮修可曰葛仙傳云崑崙一曰玄圃也滄洲十洲之一

也洲金節羽衣飄婀娜鄭曰婀娜切美也落日初霞閃餘映

洙曰以黃金為節鳥羽為衣漢武帝拜樂大為五利將軍使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注以鳥羽為衣取其神仙

飛翔之意趙曰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洙曰言其飛翔無所往而不可

松風礧水聲合時礧居晏切青兕黃熊啼向我洙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

可以為鍾蟠冢補注希曰兕似牛青色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

夢想仍猶左趙曰公在山中愁寂不堪撫筆蓋君之遺跡而夢想猶見之也秘訣隱文

須內教晚歲何功使

洙曰一云收

願果更討

洙曰一云覓

衡陽董

鍊師

洙曰董鍊師神仙也隱於衡陽趙曰以為求仙須得有功行而傳秘訣不見華蓋君矣却思南遊而

訪董鍊師也

南游早鼓瀟湘柂

洙曰晉庾闡楊都賦青雀飛艦余皇鼓柂師曰神仙有三

十六洞天第一王屋山之洞名曰小有清虛天仙人所居良岑崑崙東北之岑南昔遊小有洞不憚辛勤冀遇

仙賞時盧道人結茅山下居焉南謁之訪其仙術昔淮陽王有鴻寶枕中秘訣其文字隱之不以示人故曰秘

訣隱文須內教董鍊師補注鶴曰道經中有大梵隱語隱于衡陽即董京戚也

昔遊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蒙今在衡嶽故云南遊一作南浮如司馬子長浮湘泛沅之

浮

魏將軍歌

大曆二年作

補注

鶴曰夔川嘗號臨江軍而此詩云臨江節士安足數徐師川亦云甫自稱臨江節士

當是大曆二年作而梁權道編在三年荆南作

將軍昔著從事衫

鄭曰若陟畧切洙曰別駕亦曰治中從事孔恂為別駕從事蕪曰吳起暫

却戰裴學著從事衣衫趙曰初為幕官於元帥府耳

鐵馬馳突重兩銜

洙曰銜銜勒也蘇曰

漢靈帝飛黃良駿重銜交轡趙曰馬勒重銜則戰馬之謹也

被堅執銳略西極

洙曰

高祖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

崑崙月

窟東斬巖

鄭曰斬仕咸切石高峻貌洙曰相如賦斬岩參差揚雄長揚賦西歷月窟東震日城

君

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

洙曰監領也君門羽林禁旅也漢有羽林

軍詩噉如虓虎言其勇也

五年起家列霜戟

彥輔曰門列霜戟也蘇曰楊素起家五年門列

霜戟韓休語子曰爾輩豈不見楊將軍乎不數年門列

畫戟况爾輩堂堂然獨守靈簡學組繡對偶比楊將軍

遠矣趙曰言將軍驟責如此

一日遇海收風帆

趙曰言將軍遠征而利於速戰平生

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

趙曰觀將軍富貴功名而然矣魏侯骨

聳精爽繁華嶽風尖見秋隼

趙曰清秋之隼鳥也凡鷲鳥以秋而健所以比之俯

曰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真隕越

補注

希曰左傳昭元年是

星

纏寶校金盤陀

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陀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丹履寶

校星經縷章霞布注以金組丹覆飾其器具如星霞之布
蒼舒曰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龍駟華轍金鏤鏤錫方

鈇左轟鈞膺玉鏤注蔡邕曰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
寸上加三華形在馬髦前鏤切鏤彫飾也當顧刻金為

之詩曰鈞膺鏤錫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卑
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旁夜騎天

駟超天河洙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房一星曰天良旁八星絕漢曰天漢房輔曰天官書漢中

四星曰天駟使此
者以言御廐耳
攬槍熒惑不敢動鄭曰攬初銜切槍楚耕切災星洙曰

攬槍妖星熒惑火星不敢動言畏其威也蘇補注布曰
曰司馬仲達曰星拱帝座熒惑攬槍焉敢動補注布曰

賦攬攬槍以為旌兮張揖曰琴翠蕤雲旂相蕩摩鄭曰
星為攬槍師古曰初咸初耕反

交切旌旗旒也洙曰翠蕤雲旂皆旗也相蕩摩舒閑也
摩符曰右按文選啟翠華之蕤蕤又張平子西都賦棲

鳴鳶曳雲梢又子虛賦錯錯翡翠之巖
註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巖

吾為子起歌都護

洙曰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
曰都護趙曰古樂府有丁督護歌

酒闌插劍肝膽露

鈞陳蒼蒼玄武暮

洙曰一本云玄武暮隋天文志鈞陳
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鈞

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趙曰鈞
陳星名玄武闕名安石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
武闕舊本誤以武字為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
者以鈞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挿劍之時

萬歲千秋奉明主

趙曰申言將軍臨江節士安足數
監軍於殿前矣

曰夔州號臨江趙曰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
王節士而已脩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
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
石水長劍竦雲端是也俯曰夔州號臨江軍南欲將軍

效漢王吉都獲蕃漢而臨江節
士又安足數甫自稱臨江節士

北風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十年殺氣盛當是大歷元年而
云洞庭秋欲雪則公大歷三年冬至岳陽

詩也梁權道亦
編在是年詩內

北風破南極

涑曰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極
喻小人道長而見君子道消也

朱鳳日

威

涑曰一
作低垂子不得志

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

蘇曰
諸葛

瑤曰方今南北鼎沸東西兵革不止冥冥之鴻雁吾與
汝將安歸趙曰南極所以言楚地北風破南極而朱鳳
威垂洞庭秋欲雪而鴻雁安歸此言值時
如此於是乎失所也威垂無氣象之貌

十年殺氣盛

六合人煙稀

蘇曰劉述曰強秦既衰鹿走中原

補注希

相如傳六合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蘇曰漢初

老四皓之徒也龐德公云時清物阜吾亦茹芝木趙曰自天寶十四年至此十三年矣而云殺氣感則舉其大數耳商山四皓避秦之亂方漢之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馬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客從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詳觀詩當是大歷四年作梁推道以為大歷三年

客從南滇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

趙曰

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緘之篋笥

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歛無

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

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為血矣猶慮公家之徵歛而無以供之師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歛而索其所無有之物
詩云俾出也補注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
童殺是也補注錢此詩故託珠以諷徵歛之及于商賈也

白馬

大曆三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當是大曆三年荆南作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

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

洙曰商或作傷蘇曰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鮑曰商州也舊

屬楚世家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水中乃知商於為商州即張儀欺楚王之地也蔡伯世曰乃潭州詩王將謂崔瓊也東溪先生誤以主將之戮為祿山之亂而又以白非戰馬昔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而謂非戰馬可乎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名在虢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斷不可取師曰商於楚地此詩殆為永王璘叛於楚而作故有中夜傷於戰之句

補注

鶴曰帝王世紀云禹始封于商

則今上洛縣亦秦相商君之邑張儀詐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賂楚即此地唐為商州上洛郡治上洛縣大歷三年二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此詩為仲卿作也詩云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馬上郎指仲卿謂仲卿已死而徒有喪亂死馬負空鞍也舊注何不考而徒為紛紛之論

喪亂死

多門嗚呼涕如霰

趙曰屈原九歌哀郢篇云涕淫淫其如霰師曰梁簡文帝述霸賦孟夏守

節雄風吹向晚解纜於
卿津洋淫淫其若霏

白鳧行

大曆二年作

補注

鶴曰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鷺又爾雅釋曰水鳥也公以自喻詩云終日忍飢西復東

如公在夔自滾西而還東也師注亦云化為白鳧似老翁傷遲暮也當是大曆二年作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

洙曰似一作象故

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

洙曰歲一作日此杜公自喻也

鱗介

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鷄亦蹭蹬聞道

於今猶避風

洙曰見八哀詩鄭虔詩注師曰鷄鷄海鳥止於魯東門為避風也喻甫亂依夔州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補注

布曰爾雅爰居釋曰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一名雜縣漢釋曰時琅琊有之

蠶穀行

大曆三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當是大曆三年荆南作去年與其年

周智光反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桂州山獠反商州幽州兵馬使並反楊子琳又臨成都亦可謂天下皆用兵也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洙曰時盜賊充斥天下皆用兵也

馬得鑄甲作農器

脩可曰家語載曰曰願得明王一聖主輔相之使鑄戟以為農器

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

穀女絲行復歌

趙曰烈士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蠶無所成則涕淚滂沱今也見牛耕而男穀蠶

成而女絲則喜而行歌焉邱曰時寇盜滿天下男廢耕女廢織故傷今而思古也

折檻行

大歷三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白馬將軍若雷電當是指崔旰作亂尋為西川節度使大歷三年四月入

朝五月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皆杜鴻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路當時在廷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朱雲傳注云檻軒前欄也賦此詩在荆南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

洙曰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為秦王

既平天下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且顯爵土命

褚遂良為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洙曰時方貴武而賤文也定功曰魏

寵德每戰每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時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馬之駿驟大意言

武人之寵幸故補注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胄子二其威勢如此字本出於書而潘岳閑居賦亦云

兩學如一右延國胄時方尚武故困泥塗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

峴洙曰朱雲請尚方斬馬劍以斬佞臣張禹帝怒將雲下欲斬之雲攀檻折後欲理檻帝曰勿理故以旌

直臣也脩可曰左太冲魏都賦棖題黜躑階隨嶙婁公峴注嶙峴高也鄭曰嶙離珍切峴思遵切深崖貌

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洙曰婁師德宋璟也言互以正救為心張嘉貞

代環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
謙議未嘗不大聲歎息也

朱鳳行

大歷五年作

補注

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中丞濟作也大
歷五年臧玠殺崔瓘濟攝連帥之職以討

賊故託衡山朱鳳以喻之則身長顧求其羣謂
率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廣州刺史
李勉同討玠也當是大歷五年師云鳳以喻君
子時甫困于荆衡不得其志欲引其類以進澤
及下民而為小人之所
疾併存之以俟明辨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

趙曰此篇是託興君

子小人甚明朱鳳乃衡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
乃以為興矣韻書云嗷嗷衆口愁也詩哀鳴嗷嗷

側

身長顧求其羣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

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洙曰

時亂離日久賢者思引其類有為而不可得者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補注

鶴曰詩云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

當是大曆三

年荆南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

洙曰祿山之亂肅宗即位靈武

指揮猛將收咸京

趙曰

天寶十五年九月裴冕奉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為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

向公泣血洒行殿

洙曰天子在外故曰行殿

佐佑卿相乾坤平

趙曰平乾坤非獨卿相之伍乃向公佐佑之也

向卿無所考其名

補注

鶴曰孔光傳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在所之內中此云行殿乃其義也

逆胡真寔隨烟燼

洙曰消滅如隨烟燼也

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

閣畫鴻鴈行

洙曰言兄弟俱畫像於麒麟閣也

紫極出入黃金印補注

鶴曰禮記兄弟之齒雁行也以向卿兄弟有功期之畫像麒麟閣出入紫極并謂已俱畫也紫極謂北極紫微垣有上相金印印謂

漢丞相金印紫綬

尚書勲業超千古鎮荊州繼吾祖

洙曰祖謂杜預也趙曰尚書鎮荊州言李之芳也繼吾祖則公自言杜預也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師曰尚書指向卿之父珣鎮荊南音向秀繼杜預節鎮於此故云繼吾祖

補注

鶴曰公以大厯

三年至荆南是時衛伯玉為節度尹荆南
大厯初加檢校工部尚書故云詳見前注
裁縫雲霧成

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

潮白趙曰言向卿行 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

客師曰時珣遣子向卿奉端午御衣之上
都故有此作滄浪客乃屈原也甫自喻

醉歌行

大厯三年作

洙曰贈公安少補注鶴曰詩云是日霜風凍七
府請顧八題壁澤烏蠻落照銜赤壁當是

大厯三年公至公安時作而梁權道編在天寶
十三年詩內若以為在天寶未作則公未嘗至

其地無容寓時景如此又公有戲簡顏十少
府詩正與此合顧八即顧八分文學名汎

神仙中人不易得

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嘆曰真神仙中人

人顏氏之子才孤標

洙曰顏氏公安少府也

補注

鶴曰神仙中人正以顏氏為尉

用之梅福為南昌尉謂之神仙尉又李白贈瑕丘王少府詩亦云颺颺神仙氣公有官亭夕生戲簡顏十少府

詩則顏氏之子益顏十也

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

洙曰言負

駿逸之才以待用也趙曰漢禮樂志天馬來龍之媒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洙曰顧况吳人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

洙曰前漢都長安後漢都雒陽長安在雒陽之西故前漢謂之西漢

杜公長安杜陵人也

詩家筆勢君不嫌辭翰升堂為君掃

蘇曰王子敬遇

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辭翰俱美趙曰公自言詩家之解與顧若
筆勢之翰升顏少府之堂各為之一掃也
是日霜風凍

七澤

洙曰子虛賦楚有七澤蘇曰王
子威寒賦霜風返東合七澤

烏蠻落照銜赤壁

洙曰施點烏蠻之域也赤壁
地名周瑜破曹公于赤壁

酒酣耳熱忘頭白

洙曰楊
惲曰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鳴鳴修可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昔日遊處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

詩忽然不自知其樂

感君意氣無所惜

蘇曰鄭球感意氣
惲曰醉何所惜

一為歌

行歌主客

洙曰為一本云醉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
公與顧也師曰歌主客發揚主客之德也

歲晏行

大歷三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
傷農當是大歷三年次岳州作按舊史大

歷二年七月甲申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
糧又十一月乙丑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
軍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

莫徭射雁鳴桑弓

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

役故以

補注

鶴曰漢五行志女童謠曰靡弧箕服師古曰山桑之有黠文者木弓曰弧茲云桑弓

蓋以靡為之

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

洙曰穀貴則傷民穀

賤則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

洙曰言在位者不知為政

但厭酒肉而已詩大東小東國困於役而曰杼軸其空

補注

鶴曰舊史大歷二年二月郭子儀自河東

來朝元載裴冕第五琦黎幹各出錢三十萬置晏於子儀之第三月魚朝恩晏子儀宰相節度度支使京兆尹於私第子儀亦置晏于其第田神功晏於其第時以子儀元臣寇難漸平乃置酒連晏公卿大臣列坐於席者百人子儀朝恩神功一晏費至十萬貫嗚呼一晏之費至於如此曹不知民間杼柚之空方且以為蹈舞王化酣酒為樂朝恩神功固不足責而子儀亦復為之惜哉此杜公所以形之詩也

楚人重魚不重

鳥

洙曰一作肉蘇曰風俗道云吳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

汝休枉殺南飛鴻補

注

希曰管子桓公曰夫鴻雁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又楚辭雁雖難而南飛此詩之意亦似玉符傳所謂有

以貨得雁門太守而皇甫規問卿在郡食雁乎

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

租庸

洙曰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

為絹三尺謂之庸時民力困故於是日有用錢捉私鑄今

許

洙曰一云來

鈔錫和青銅

洙曰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

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

補注

布曰唐志德宗時江淮多鈔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銷千錢為銅

六斤大抵江淮多惡錢其來已久不獨德宗時為然如天寶初富商奸人已潛往江淮以良錢一易惡錢五入長安市矣志云德宗時者殆指其甚者而言耳此詩可補史之闕

刻泥為之最易得好

惡不合長相蒙

師曰長相蒙謂上下相蒙蔽無復糾察也

萬國城頭吹畫角

此曲哀怨何時終

夜聞簾篋

大曆三年作

鄭曰簞必吉補注

鶴曰詩云夜聞簞築滄江上
當是大歷二年夔州作蓋公

夔州詩屢云滄江也梁權道編在二年離公安
次岳州詩內徒感於不見江湖行路難之句詩

又云天地干戈滿以是年周智光反吐蕃
兩入寇京師戒嚴桂州山獠又反故云

夜聞簞築滄江上哀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

塞曲三更歛悲壯

趙曰胡笳有出塞曲入塞曲也

積雪飛霜此夜寒孤

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

洙曰地一作下

不見江湖行

路難

洙曰湖一作湘師曰樂部曰簞築者笳管也卷蘆
葉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

五音咸備唐編入鹵部名為笳管通典曰簞築本名悲
慄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

雜錄云簞策者龜茲國樂風湍謂風雜
湍水之聲行路難白居易之所作也

發劉郎浦

大歷三年作

鮑曰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
水得真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
劉郎鼎峙心鄭曰在荊州宋曰浦補注鶴曰按
屬峽州甫擬下峽過衡陽有此作
劉郎浦在荊州當是大
歷三年往公安時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

亭符曰右按江陵
圖經劉郎浦在石

首縣浦或作伏趙曰自公安縣欲往岳州
所經行之處孫曰亭高貌謂日正高也

舟中無日不

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

張孟陽云盜賊如豺虎
朱曰言多盜賊也趙曰

十日北

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

鞋歸去來

趙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為伴乃欲深藏高隱矣沈曰黃帽乃箬冠青鞋乃芒鞋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洵侍御

大歷四年

年作

補注

鶴曰裴虬為道州刺史即大歷五年平賊玠者此詩當是大歷四年在潭州作時蘇

侍御

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

蘇曰王玠避居遠郊一月之中得親

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其又倦回答趙曰古詩云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虛

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

趙曰晉王猷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

三兄多言俗事猷之寒暄而已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

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

作窮途哭

洙曰張儀從楚相飲相忘壁門下意張儀盜璧共答掠之妻曰子每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儀曰視吾舌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阮籍遇窮途則哭

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

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

夢符曰右按唐書閻立本謂狄人傑曰君可謂

滄海遺珠矣趙曰王筠於書三過五抄

入懷本倚崑山玉

洙曰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

裴如崑山玉也蘇曰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裴叟倚玉樹也

撥弃潭州百斛酒

洙曰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

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畫立煩兒孫令

我夜坐費燈燭

洙曰言得書而有所思也趙曰煩兒孫者煩其侍立也

憶子初尉

永嘉去

鄭曰永嘉溫州縣

補注

鶴曰公有送裴二尉永嘉詩

紅顏白面花映

肉軍符侯印取豈遲

趙曰軍符則為節度使侯印則封侯矣

補注

希曰文帝紀注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謂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又按百官表諸侯王金璽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古者印璽通言今則尊卑有別又漢儀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此皆為裴作郡也

紫燕駮耳行甚速

趙曰言初為尉之少年而材之俊逸紫燕文帝良馬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駮耳洙曰言負超逸之才也師曰道州負超逸之才其視軍符侯印取之若其甚速豈困于求

嘉一
尉手
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

蘇息夷狄跋扈徒遊巡授鉞築壇聞意旨

洙曰晉禮志漢魏故事遺

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於朝堂漢高祖築壇拜韓信聞意旨言當與此事也

顏綱漏網期彌

洙曰勉興

郭欽上書見大計

洙曰千寶著論思郭欽之謨而悞戎狄之有繫

御史大夫郭欽言戎狄強獷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

劉毅答詔驚羣臣

洙曰晉武帝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帝曰朕克已

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也

他日更僕

語不淺

洙曰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遍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僕太僕也君

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

明公論兵氣益振

鄭曰振之人切

傾壺簫管黑白髮

洙曰黑一作理言得書而愁去白髮再黑

儻劍霜雪吹青

春

洙曰項莊舞劍儻與舞同

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

趙曰

蘇季子蘇秦也徐穉傳角立傑出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故自季子至侍御取其最速者言之

茅齋定

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趙曰定王城乃潭州漁商市亦潭州之地

市北

肩輿每聯袂補注

鶴曰茅齋謂蘇侍御所居與公同在長沙故每肩輿來聯袂公有為蘇大

侍御渙作記異詩序云旅于江側凡是交州府之客肩輿忽訪老夫舟楫而已

郭南抱甕亦

隱几

洙曰抱甕見汲井歲楫楫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卧

無數將軍西第成

洙曰衛青傳上為青治第今視之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趙曰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頗為正直所蓋舊

注引衛青治

補注

鶴曰北借以喻訪將平安史之亂各矜其功於京師置大第也漢有東第

北第西第皆因其地云如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帝城之東賜夏侯嬰北第以近北闕也

早作丞

相東山起

洙曰謝安起於東山也趙曰班固曰山東出相舊注引謝安事非是公亦何拘於西對東

邪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洙曰鳥雀方得時而蛟龍退藏

甫自喻也蘇曰漢末兵戈蠲起鹿門隱公歎曰秋稔菽粟鳥雀甚肥而鷹風何忤焉又鮑宰云鷹風棲荆艾蛟龍蟄寒水言小人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

日死

趙曰傷時干戈之未息以下句激昂二公之致功名也

附書與裴因示蘇此

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補

注

希曰平原君傳公等錄錄

奉贈李八丈判官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當是大歷四年在潭州作舊注李八丈名曠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

洙曰神堯唐高祖也

珊瑚市則無

洙曰珊瑚

至珍也非市中所有之物

駮驥人得有

趙曰駮耳與駮驥穆天子八駿中有之故曰人得有

早

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洙曰劍埋於豐城而氣衝星斗之間言不可掩也

事業

富清機

蘇曰曹顏遠思友詩精義測神與清機發妙理

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

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洙曰言於艱難之際能脫

略細務也蘇曰漢文帝冗長中似人者亦可采取趙曰凡物之剩者為冗長長去聲陸機文賦今言為政本分之外其如物之冗長者吾不取之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

頤操割紛應手

洙曰前漢匡衡曰匡說詩解人頤注使人笑不能止也趙曰莊子得之於心應

之於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

趙曰雖有諫書之多積滿朝篋而身則限不能

造宮闕也又入幕未展材

洙曰材一作懷夢符曰右按晉史郝超在桓溫幕下謝安

詩曰駿奔走在外望見超曰郝生可謂是入幕之賓也

秉鈞孰為偶洙曰鈞鈞衡也詩秉國之鈞古作相所

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

趙曰論語汎愛衆如殷仲文云廣筵散汎愛邊以為朋友之呼

矣 垂白辭南翁委身布北叟

洙曰馬融傳論得北叟之後福淮南子北叟失馬人

皆吊之北叟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詎不為福家富馬良其子好騎

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對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

跛之故父子相保也趙曰前漢項籍使范增說項梁云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注云南公南方之老人

也北叟出班固幽通賦云北叟頗識其倚伏則指塞上之翁為北叟也舊注引淮南子遂輒塞上之翁為北叟

不知事則用淮南子而塞翁失馬字則班固也 真成窮轍鮒 洙曰轍中之鮒呼莊周求斗水之活

或似喪家狗 洙曰孔子世家累累如喪家狗 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

高興激荆衡知音為回首 趙曰水落石出所以為枯也洞庭長沙荆與衡皆相連之

地師曰治開記拂林國出珊瑚生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水取之騏驥耳天下之良馬二物不可多得喻李公人所希有曹頰達思友詩清機發妙理公有機謀故能建立事業又能守官忠正所親言李與杜同出陶唐氏南翁甫自稱言寓居荆南也北叟塞翁也甫委身之窮達希慕乎北叟洞庭長沙皆荆南之地知音為回首言有所思於李也

別董頰

大歷三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窮冬急風水逆浪開船難蓋云董自岳陽泝漢水而之鄧也當在大歷三年

年作詩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亦有遠潭之期矣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

洙

急於養父母故

不知道里寒

有求彼樂土

洙曰詩遠彼樂土

南適小長安

趙

光武紀注曰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公今詩言逆浪開帆若在潭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南矣

補注

鶴曰小長安當是指鄧後云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

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望無令霜雪殘

趙曰趙公必知鄧州也董以甘旨之闕離母而往鄧故用母主事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

倚門而望無令霜雪殘則屬其早歸也老夫纜亦解

蘇曰山濤帖曰子幾日挂席東下老夫得

風亦解纜矣脫粟朝未餐

苧符曰右按前漢公孫弘傳弘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

脫粟而已颺蕩兵甲際幾時慄抱寬

蘇曰王逸少曰慄祖不來寒食俯至

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吾興時究此悚抱漢陽頗寧靜洙曰漢陽軍峴首試

考槃

鄭曰峴胡典切山名在襄陽縣東十里洙曰詩考槃在澗趙曰峴首在襄州與鄧州相近公因董若

之往鄧故語及之

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洙曰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嘗著白帽

趙曰公嘗有云白帽應須似管寧考之本傳云嘗著皂帽而杜佑通典作白帽豈今國志誤邪采薇則四皓之事也師曰孝子薦其甘旨董以甘旨有闕急於奉親故不知道里之寒小長安乃武都也明皇幸蜀後改為西京故云小長安或曰脩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郡西漢陽軍在岳陽甫以此地寧靜欲寄居之故云試考槃考補注希曰管寧傳雖云著皂帽而南史和樂成其樂也補注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故云又

見寄峽州

劉使君詩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大歷三年作

鄭曰海

補注

鶴曰詩云過我蒼梧陰按蒼梧山在道州今云陰當在潭岳公大歷

四年自岳之潭而今詩又云解帆歲云暮戎馬

閣天字則是三年在岳州作是年八月九月吐蕃寇邠州虛州京師戒嚴故

云若四年則無外夷之變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

洙曰一云子孫沒不振

歷

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

洙曰鄭公微也

長大常苦飢

蘇曰安諒長大常苦

飢寒負新拾黍未嘗不帶書暇即誦習後以三傳馳名

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

趙曰杜紹謂其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實誌見徐陵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

磊落正

觀事致君樸直詞

洙曰鄭公在正觀時多所獻替新史言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責育不能過

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

洙曰謂佑行色不稱家聲也莊子孔子說盜跖歸遇柳下

季曰今者車馬有行色

遇我蒼梧陰

鄭曰舜葬處

忽驚會面稀議論有

餘地公侯來未遲

趙曰蒼梧桂州之地古詩主稱會面難莊子曰刃有餘地

虛思黃

金貴

洙曰一作遺

自笑青雲期

趙曰貴當作遺方在貧困之中故思以黃金贖之青雲期

言貴達如在青雲之上自笑其期之速也

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

洙曰蜀人楊得

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趙曰此魏佑病而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也師曰虛思黃金貴言黃金不足羨也自笑青雲期以卑

宦為可哂也甫有渴疾故自比相如相如雖遇武帝官亦不甚顯也季子黑貂敝得無妻

嫂欺洙曰蘇季子未用黑貂裘敝又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竊笑之尚為諸侯

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趙曰言其為少府也浩蕩從此辭洙曰

之交廣也師曰炎海即南海甸謂郊甸浩蕩遠貌窮途仗神道洙曰世亂輕土

空師曰言避亂而輕去鄉土也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

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洙曰洪範惟辟玉食樂張遊子悲趙曰

以其為客也侍婢豔傾城綃綺輕洙曰一作煙霧霏掌中琥珀鍾

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願盼合珠

碧贈於斯

夢符曰石按博雅碧璫玉也司馬相如子虛賦錫碧金銀趙曰言珠碧則交廣之所有也

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

洙曰一作見

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

洙曰一云遠

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洙曰石崇傳崇與王愷爭豪武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悅

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始無

洙曰一作無

逸邁興終

慎賓主儀

趙曰雖氣之豪邁而賓主之儀不可不慎也師曰負此逸興要在慎賓主之儀斯能全其

交如甫之於嚴武不慎其儀幾為武所殺故甫以是戒之

戎馬闔天宇嗚呼生別離

別張十三建封

大曆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相逢長沙亭當是潭州大厯四年作建封嘗為徐州節度朝覲京師賦朝

天獻 壽詩

嘗讀唐實錄

師曰實錄國史也

國家草昧初

洙曰未治之初也

補注 鶴曰

唐藝文志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顏循撰房玄齡監修貞觀實錄四十卷許敬宗撰又有皇帝實錄三十卷公所讀者其此故知草昧時事 劉裴建首議龍見尚躊躇 師曰初高祖鎮太原劉文

靜裴寂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邊起兵故曰龍見尚躊躇 秦王撥亂姿一

劍摠兵符

洙曰撥亂謂撥開其亂也漢書撥亂反正漢高祖持三尺劍取天下

汾晉為豐

沛 洙曰汾晉唐公故鄉沛喻若漢祖之豐沛也

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

洙曰漢以

蕭曹為宗臣子美以裴劉比蕭
曹故曰宗臣廟食配享於廟也
後祀何疏蕪趙曰以子孫之不顯

也連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個儻汗血駒

洙曰建封劉文靜外孫也汗血駒天馬種個儻言其不羈之才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

嶼洙曰少年雖衆用相逢長沙亭洙曰長沙潭州乍問緒業餘

洙曰緒業世緒所業也乃吾故人子童叟聯居諸揮手洒衰淚仰

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交洙曰梁書

范雲初與高祖過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授禪雲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等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

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咳善
咳亡於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啜歎

紹自不孤

洙曰程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師曰甫得建封可以囑

託其子故曰孤

擇材征南幕

洙曰杜預為征南將軍

潮落回鯨魚載

感賈生慟

洙曰賈誼弔屈原文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鱧鯨兮固將制於螻

蟻復聞樂毅書

洙曰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疑之使騎劫代毅毅畏誅遂降趙惠王遺毅書且

謝之毅亦報書焉夏侯玄見其書以為知機合道以禮
終始趙曰既為幕客而主人不禮之故如鯨魚之去落湖
矣得無激昂慟哭欲有陳於朝
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
廷而又有與主人絕之書乎

都急憂師久無功故曰老

舊丘復稅駕

趙曰言主憂臣辱之時勉建封

之必往無止
息於舊丘也
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

趙

管仲於齊諸葛亮於先主君臣相
邦皆定分也又勉建封之行矣
雖當霰雪嚴未覺枯

柏枯

洙曰言不以歲寒變易也禹貢枕榦枯柏

高議在雲臺

洙曰見圖畫在雲臺注

嘶

鳴望天衢

趙曰以駿馬比之可以致遠也

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洙

十洲記言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色故曰碧海言當此之際建功業者如羽人掃碧海難為功爾趙曰羽人神仙也以其能騰如有羽毛馬楚辭仰羽人於丹丘掃碧海以言其無一塵一芥之污也蓋澄清天下之譬乎以建封為羽人其所望之深矣

人日寄杜二拾遺

上元二年蜀州刺史高適作

趙曰遣於肅宗時為李輔國毀短下除太子補
詹事未幾蜀亂出為彭州刺史又遷蜀州

注

鶴曰公大歷五年追酬詩序云往居成都時
高任蜀州刺史人日見寄詩自枉詩已十餘

年則此合在上元元年作然上元元年人
日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作而寄之

人日題詩寄草堂

洙曰草堂在浣花溪上

遙憐故人思故鄉

洙曰

謂甫也故鄉謂長安也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蒲枝空斷腸

洙曰

作身在南蕃無所預

洙曰南一作遠趙曰南蕃指南蕃指南寄居荆楚之地無所預言不預朝政

也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

處

洙曰此一作人

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劔與風塵

洙曰與一作老

風塵言盜賊起也

龍鍾還忝二千石

趙曰龍鍾行不進貌二千石謂其為蜀州刺史也

愧爾東西南北人

洙曰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以孔子庶聘比杜公笑趙曰按集

甫有詩曰甫也東西南北人故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大歷五年作

補注

鶴曰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臧玠未亂公在潭州此詩當在潭州作故詩云瀟湘

水國旁

龍羅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遠往居在成
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洒行間讀

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
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
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
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

迸淚幽吟事如昨

洙曰迸淚言不可制也昨言近如昨日也

嗚呼壯士多慷

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君鬱鬱匡時

畧

洙曰鬱鬱不伸貌言有匡若之畧不得伸也

錦里春光空爛熳瑤瑋侍臣

已寘寘

趙曰遠為刑部侍郎散騎常侍乃天子玉墀之從臣今追言其死而寘寘也

補注希

任豫益州記錦里在州南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宮也命曰錦里瑤墀亦如禮樂志所謂

瑤堂師古曰以瑤為飾

瀟湘水國傍龜鼈

趙曰公今和此詩乃在潭州故言潭州景也

鄴杜秋天失鵬鶚

蘇曰劉向亡父老歎曰鄴邑杜陵何期風霜失於鵬鶚也 補注希

楚人嘗獻龜於鄭靈公蓋水國所常有也嘗食之似鼈而大至百斤體具象肉詩正義云鼈似蜥蜴四尺長文

餘甲如鎧皮堅可以冒鼓上林賦云擊鴻鼈之鼓爾雅

玉鵬郭云鵬屬江東呼為鵞鄒陽傳鵞鳥累百不如一

鵞孟康曰大鵬也師古曰鵞自大鳥而鵞者耳非鵬也又李廣傳射鵬師古曰大鵞鳥名公嘗進鵬賦云鵬者

鷲鳥之殊持擊搏而不可當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

趙

以答高君東西南北之句且言其扁舟在潭也

補注

希曰東西南北用孔子語貨殖傳乃乘扁舟孟康曰

持舟也

遙拱北辰纏寇盜

洙曰北辰象帝居時猶為盜據未獲收復

欲傾東海

洗乾坤

洙曰思滌去昏亂也

邊塞西蕃最充斥

洙曰西蕃吐蕃也充斥猶縱橫也

衣冠南渡多崩奔

洙曰南渡避亂也崩奔蒼黃貌趙曰晉元帝渡江而衣冠皆南渡今因借

其鼓瑟至今悲帝子

洙曰湘妃堯之女也故曰帝子傳言相靈鼓瑟也趙曰公在潭州故

用潭州事曳裾何處覓王門

洙曰鄒陽傳何王之門不曳長裾此言愛漢中王

而不見也

文章曹植波瀾闊

洙曰曹植陳思王也

服食劉安德業尊

洙曰

劉安淮南王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也

長笛誰能

洙曰一亂愁思日右云鄰家

按後漢馮融傳有雄客舍逆旅吹笛融云昭州詞翰與京師逾年暫聞甚悲而樂之遂作長笛賦

招魂

洙曰昭州敬使君趙曰程康序云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迢思曩昔遊晏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

云今公退思高蜀州而及之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蘇大侍御渙靜者也至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乃詩之序不當以為題合題

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以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呈蘇渙詩考之當是大歷四年潭州作而梁權道編在岳州詩內然前詩云定王城郭門肩輿每聯袂等句可知在潭不在岳甚明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
事多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已而茶酒
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
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
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

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蘇氏今有之

洙曰言亦

不交州府也

再聞誦新作突遇黃初詩

趙曰文帝為魏太子七子從之游皆能詩

如謝靈運江文通皆擬其

乾坤幾

洙曰一作泊

反覆揚馬宜

同時

洙曰司馬相如揚雄亦蜀人也師曰言世代變遷而名終不歇可與揚雄相如齊名於當是時也

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

洙曰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連葉

師曰清鏡中指江上勝食齋房芝言咀味蘇渙之詩過於靈芝也

余髮喜却變白間生

洙曰一作添

黑絲

趙曰變白為黑以開其詩之故

昨夜舟天接

洙曰一作樓天

湘娥

簾外悲百靈未敢散

洙曰言百靈開誦詩而皆來也

風破

洙曰一作波

寒江

遲

趙曰宗慙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

大歷四年作

鄭曰砮理蜀切水深至心曰砮今作厲

補注

鶴曰詩云番禺親賢領謂李勉為廣州刺

史當是大歷四年
春岳州作詳見注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日

新唐書王珪母李氏珪貞觀十年拜禮部尚書修可曰
西清詩話云唐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
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至
此質之子美是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
氏非李氏也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其事甚偉
史闕而不錄是詩載之為悉世號詩史信不誣也

隋朝
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趙曰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同
學於文中子則交友可知矣

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
洙曰陳平門多長者車轍左
傳隱十一年餬其口於四方

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

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杯酒

洙曰晉陶侃母

常剪髮具酒食延賓客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

綸亦俱有

趙曰王珪與元齡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會元齡等過其家

李窺大驚曰二客公輔才汝貴無疑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趙曰秦王太宗也太宗有虬髯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馬援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

洙曰

珪貞觀中以侍中輔政

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

洙曰夫人以命婦預期會也

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

蘇曰班姬若內訓訓六宮作女儀婦誠化及妃后

補

注

鶴曰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唐外命婦之制文武官一品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妻為郡夫

人王珪貞觀中為侍中唐侍中正二品則其母為郡夫人也通典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又鄭玄云帝譽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

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

曹

趙曰古有鳳將鶴之曲南史謝超宗作殷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往者胡

作逆乾坤沸嗽嗽

洙曰謂安祿山作亂也

吾客左馮翊爾家同遁

逃

洙曰避亂也

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遛熱爾腸十里

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韉飛走使

我高

洙曰公言避亂日輟白馬載我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昔鄴下童謡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戎韉

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

洙曰悚輟馬之思也

亂離又聚散宿昔

恨滔滔水花笑白首

蘇曰阮紹泛西池云白首登畫舫反慮水花笑水花水芝皆蓮也趙

曰公言在潭州潰於江故云

春草隨青袍

趙曰以言王評事往南海

也 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

趙曰言南海節度使幕中要賢材也 補注 希

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後漢先武省石平唯有左平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評見六典注唐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本於此故常袞節度使制云統節制之師

此言廣南北驅漢陽傳南汎上瀧舫鄭曰瀧力公切又音雙舫都高切洙

曰漢陽地名傳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矣舫小舟也右按嶺南人名急湍曰瀧趙曰傳郵馬之謂也自漢南而

往故曰漢陽傳以有使南海之役故曰上瀧舫師曰傳有十二義漢文帝紀曰關無用傳此符傳也以木為之

書符於其上又以一板封之所以為信也傳亦謂之榮或有用繻者終軍所弃是也高祖紀曰乘傳詣洛陽此

傳驛之傳也廣韻云南人名湍為瀧又州名在廣南音雙舫三百斛曰舫舫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而不

傾危也北驅謂自北驅車而來補注鶴曰先君嘗官柳遂從此南泛海泛海而往也柳與韶連贛地相

接鶴嘗自柳之桂陽之益漿問舟繇贛水之源以達于南安之上游過所謂瀧者凡三蓋泉石束隘水自上湍

瀧舟師藉牽力逆挽而下士人稱之為龍先君未之見而聞其說故有詩云溪注三瀧險山連五嶺雄案韻書

瀧止收在四江內間江切而於一東二冬皆不收則不當如鄭云力公切趙云呂紅切也

家聲肯墜

地利器當秋毫

洙曰肯墜地言能自振立不令委墜虞詡曰不逢錯節盤根何以知為利器也

番禺親賢領

洙曰縣名屬廣州也趙曰必宗室之子為節度也鄭曰番禺廣州屬縣

補注

鶴曰九域志廣州有番山禺山山海經云桂林八柱在貴禺東貴禺即番禺按舊史大曆三年十月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五年勉猶一出兵共討臧玠則所謂親賢者蓋指勉也

籌運神功

操大夫出盧宋

趙曰廣州節度使清白者四裴迪先李朝隱宋璟及盧奐所以比大夫於盧宋

而又謂出其上也

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

趙曰謂廉潔而不汚於貨利也昔漢

孔奮清潔身處膏脂而未嘗自潤降戶江切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禮記曰堂上接武言相繼而降也

海胡舶千艘

夢符曰右按番禺雜編蕃商遠國運奇貨非舶不可市舶錄劉向曰獨檣舶深五十

餘用三木舶深五十餘肘西域以肘為度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舶趙曰舶大舡也舡總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洙曰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今至廣州刺史鄧洪

留洪乃止羅浮山鍊丹

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駭鷹騰天聊

作鶴鳴皋

洙曰見李白騎鯨魚注別賦駕鶴上漢駭騰天趙曰鯨莫大之魚也鼈巨鼈也師曰宋

章羨王珣領此得就丹砂以鍊養故有駭鷹鳴鶴之句

詠懷二首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飄飄桂水遊南為祝融客又云風濤上春沙逆行少吉日當是大歷四年

春自岳州上

潭州時作

人生貴是男

洙曰莊子榮啓期三樂亦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

丈夫重

天機

洙曰莊子天機不張注不露也

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

洙曰孟子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無善天下

嗟余竟輒軻將老逢艱危胡鵠逼神器逆

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

洙曰胡鵠安史也逼神器言陷長安

也安史亂河洛之間格鬪尤甚故云化為血公卿奔竄故啼於草間也

西京復陷沒翠蓋

蒙塵飛

洙曰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故云

補注

布曰河洛既陷而京師亦為祿山所破故曰復

臨非謂代宗時再陷於吐蕃下句云兩宮棄紫微可證若謂代宗陷陝不得謂之兩宮

萬姓悲赤

子兩宮棄紫微

洙曰主肅二宮也

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

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洙曰國用

尚乏屈不免上下督責也

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蒲苟懷策棲

屑無所施

洙曰言上下顧忌無所施為也

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

洙曰

禹湯罪已漢武哀痛之語皆先王之事也

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艷

城氣

洙曰見紫氣衝牛斗注

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

辭

師曰輒軻不得志之貌紫微垣乃帝座也姦雄多是非言祿山敗思明又起也貞觀時米斗三錢行旅不

齋糧今國用尚乏上下督責故云未及貞觀時高賢迫形勢言進用者皆以勢援何暇扶持於甫哉疲蒲甫自

言衰老雖憚策畧何所施設鄴城獄有寶劍氣衝牛斗蛟龍得雲雨非是池中物甫自視齒髮豁凋不復若寶劍蛟龍之

亨奮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

師曰言祿山紊紀綱聖人已遠不復見三代之治也飄

飄桂水遊

鄭曰郴州桂陽水北流入桂州桂陽縣在桂水之陽悵望蒼梧暮

出會稽禹崩之地蒼梧舜葬之所

補注

鶴曰湘水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曰湘南下曰離

桂州居湘灘分方之地公以湘水自桂州而來故云桂水蒼梧山在道州鄭以為桂陽水而公未嘗至柳玉以出會稽而非岳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

洙曰皆避難意夢符曰右

按左氏傳古人有言曰鹿死誰手不擇音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洙曰亂離之際不得遂其平昔幽曠之心而反拳拳然言屈身以求其全也 衣食相拘閔鄭曰

牛代切外閑也 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十里侵江樹逆行少

吉日師曰謂經歷風波之險也時節立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

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

多憂汚桃源拙計泥銅柱鄭曰泥乃計切師曰昔秦人避亂於桃花源今我泥於銅

柱山其計甚拙又多憂得無汚辱於桃源乎未辭炎瘴毒攏落跋涉懼虎狼

窺中原焉得所歷住洙曰盜賊充斥不可為久住計葛洪及許靖避世

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騫師曰葛洪許靖皆避世之士其賢如彼愧

吾之愚困於馳騫洙曰揚雄曰
方其有事則聖賢馳騫不足
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

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

洙曰稽留遲滯也篙師舟人也

終當挂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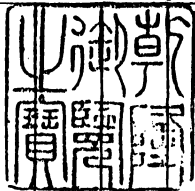
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客

洙曰祝融峯地多神仙所居鄭曰衡山上有祝融峯

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師曰祝融司南方茅君內傳曰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馬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神仙所居南極星中有老人星



補注杜詩卷十五